



149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落窪物語

日本物语文学

丰子恺 译

# 落窪物語

## 落窪物語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洼物语 / 丰子恺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7

(译文 名著文库)

ISBN 978-7-5327-4538-8

I. 落… II. 丰… III. 故事集—日本—古代  
IV. I3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1685 号

落窪物語

落洼物语  
落窪物語

丰子恺 译

责任编辑 李建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162,000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538-8/I·2568

定价: 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628900

## 译本序

物语文学的产生是日本文学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是抒情诗向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对于日本文学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物语一词，要从“语”（Kataru）这个词说起，它是将发生的事向人们仔细讲说的意思。这样，“物语”便成为故事、传说、传奇之类的概括性的词汇。物语文学产生于十世纪初，起先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虚构物语，亦即对民间流传的故事进行加工，增大其虚构性，并加以润色，提炼成完整的故事，具有传奇的色彩。另一类为“歌物语”，与我国的“本事诗”近似，以和歌为主，和歌和散文结合，互为补充。这两类物语都是脱胎于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向独立的故事发展的一种文学形式。本集中收入的《竹取物语》和《落洼物语》是属于前一类，《伊势物语》则属于后一类。

每一民族文学的产生，都有其社会的原因以及文学本身的因素。物语文学诞生于十世纪初的日本平安朝，正是处在日本古代社会开始瓦解、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时期。表现在藤原氏实行摄关政治，政治上排斥异己，独揽朝纲，经济上扩大庄园，垄断经济，集

政经大权于一族之手，独享荣华富贵，生活穷奢极侈。另一方面，大批没落的贵族，惶惶不可终日，纷纷到地方另谋出路，加强了地方贵族的势力。这就必然导致贵族阶级内部以藤原氏为代表的中央贵族(上层贵族)和地方贵族(中下层贵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深化。中小地主不断起来反抗国司的统治，一般农民则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整个平安社会危机四伏，各种矛盾日益深刻和尖锐化。平安贵族在歌舞升平的背后，正处于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中下层贵族势力的壮大为这一阶层的文人更多地干预生活提供了机会，而他们对现实和生活比之上层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又更为熟悉，在文学创作上更富有进取精神，因此，随着他们的政治力量和地位的变化，一种与上层贵族的文学相抗争的新的文学和新的文学形式，必然会应运而生。

在思想领域，这个时期正是宗教思想盛行，净土宗兴起。面临贵族阶级的日渐没落和社会腐败的世态，贵族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中下层贵族中的文人墨客深感焦虑、不安、怀疑与孤独。他们一方面比较容易地接受极乐净土的思想和宿命思想，以作为精神寄托，幻求遁世，企图在现实矛盾的不安中寻找慰藉和解脱；另一方面则从贵族社会的种种矛盾中体验到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探求人的精神和人性，开始要求对人生、对社会采取自我反省和批判的态度。这些贵族社会现实、政治、经济乃至思想的因素，就造成了物语文学诞生的土壤。

物语文学的产生，也是日本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首先，日本古代有着丰富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以及史传文学，尤其十分盛行佛教的神怪传说，其中许多富于文学意味的描写手法都被吸收到其后的文学中来，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这对物语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有明显的影响。其次，物语文学产生之前，汉文小说的存

在以及古代诗歌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使物语文学创作得到了丰富的养分。但日本古代诗歌形成的背景是社会矛盾还没有激化，作者和社会可以说几乎还没有根本的对立。有的作者如柿本人麻吕创作的悲剧色彩，大伴旅人作品的忧郁情调，特别是山上忆良写的《贫穷问答歌》虽都有对现实社会的愤懑与控诉，反映了社会的一定矛盾，但就大多数诗歌而言都是表现自我、吟颂自然，或者作为贵族社交及恋爱赠答的工具。这种短诗类型已难以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发展，而且诗歌也开始出现衰颓的倾向。这种文学的发展过程，势必要求一种新的形式或体裁来补充。再加上九世纪后期，日本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假名)，从此日本文体逐渐替代汉文文体，克服了长期存在的文字与语言不协调的矛盾，把文字更直接地同日常语言统一起来，使之更易于表达思想与感情。这也为当时的物语文学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物语文学《竹取物语》就是用假名书写的。当然，日本这几部物语文学也或多或少吸收了中国六朝的志怪小说和隋唐的传奇小说的精华。六朝、隋唐文学采用“神异”的构思，融合寓言和志怪传奇的表现手法，乃至“升天”这样的中国古代传统故事，都影响了日本物语文学的发展，这一点恐怕是可以肯定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虚构物语《竹取物语》、《落洼物语》和歌物语《伊势物语》的出现，正式确立了日本古代文学的一种新体裁，逐渐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推动着日本文学的变革与发展。它的诞生标志着日本古代小说正式作为一种独立的样式，形成自己的规模和特色，日本小说至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竹取物语》是最早的一部物语文学作品，同《伊势物语》一起被称为平安朝物语文学的先驱。其后问世的《源氏物语》在“赛

画”一回中就指出《竹取物语》是“物语鼻祖”。《竹取物语》问世年代有各种推测，上至弘仁(810—823年)下至天历年间(947—959年)，相距一世纪之遥。一般则认为是十世纪初。作者不详，多数评论家推断是男性，认为此人有相当的佛典与汉籍的修养，也有和歌的才华。现在流传下来的版本，几经历朝人的修改，但从整体来说，仍保持古代小说的风格。

《竹取物语》又称《辉夜姬物语》，“竹取”即伐竹之意。故事记述一伐竹翁在竹筒中发现一个三寸长小女孩，带回家中放在竹篮里抚养。三个月后女孩长大成人，姿容艳美，老人给她取名辉夜姬。从此老人伐竹，常常发现竹节中有许多黄金，不久便自然成了富翁。这时天下男子不论贫富贵贱都想方设法要娶辉夜姬，尤以石作皇子、车持皇子、右大臣阿部御主人、大纳言大伴御行、中纳言石上麻吕五人的求婚为最热烈。但辉夜姬要求他们分别寻觅天竺如来佛的石钵、蓬莱的玉枝、唐土的火鼠裘、龙首的五色玉、燕子的子安贝等罕见的宝物，以表诚意，能找到者就能娶她。这五个求婚者有的去冒险寻宝，有的采用欺骗办法寻宝，但一个个都落了空，终究失败了。这时皇帝也想凭藉权势强娶，甚至亲自上门强行拉辉夜姬入宫，辉夜姬也不答应。最后在一个中秋之夜，在皇家千军万马的包围下，她留下不死之药，穿上天衣升天，回归月宫去了。皇帝令人将不死灵药放在最接近苍天的骏河国的山顶上，连同自己的赠诗“不能再见辉夜姬，安用不死之灵药”一起烧成了烟。从此这座山被称为不死山，即富士山<sup>①</sup>，烟火至今不灭。

从这个故事梗概可以看出，《竹取物语》是由化生、求婚和升天三部分构成。它通过求婚与抗婚的矛盾斗争，突出对金钱与权势的

---

<sup>①</sup> 日语中，“不死”与“富士”发音相似。

蔑视和反抗，以愚弄、奚落乃至痛骂的表现手法来嘲笑当时上层贵族和皇帝的无知与虚伪，从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批判现实的作用。其中关于辉夜姬以机智和计谋抗婚的描述，不仅以细致的笔触刻画了一个纯洁少女的智慧的力量，而且通过五个贵族或冒险或欺骗的情节以及他们的滑稽丑态，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贵族们的愚昧、庸俗与丑恶。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也道出了阿部御主人是“真乃乏味之至”，车持皇子“可谓无聊之极了”。作者把真善美与假丑恶作了鲜明的对比。伐竹翁劝辉夜姬入宫以及辉夜姬严拒圣谕的描写尤为突出：

“当皇上差使的女官要辉夜姬入宫，辉夜姬不从，女官说：‘皇上说的话，在这国土里的人难道可以不听从’，辉夜姬坚决不答应地说：‘如果我这样说违背了皇帝的话，就请他赶快把我杀死吧！’皇帝无计可施，给老翁许愿，如果辉夜姬入宫，则封其为五品官。老翁劝说辉夜姬时，辉夜姬就说：‘您等待我去当官女，以便取得您的官位，我就同时死去！’最后皇帝仍恋恋不舍，给辉夜姬赠诗相劝，辉夜姬回答一诗曰：‘蓬门茅舍经年住，金殿玉楼不要居。’”

这段生动的、对比鲜明的描述表现了一个纯洁少女“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尚精神，同时也间接地反映了抗拒强暴的意志以及争取美好自由生活的愿望。作者爱与憎的思想感情是鲜明的。作者以“化生”、“升天”作为开头与结尾，可能是用天上的洁净和人间的繁杂来作对照，当中又加入的“求婚”一节，可视为对现实社会作一番冷嘲热讽。从某种意义上说，“升天”是“污浊”与“洁净”的对比，是对现世的污浊的一种批判。由此看来，物语文学产生之初，就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伊势物语》与《竹取物语》差不多同期间世，它是日本第一部歌物语。关于它产生的具体年代，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由于物语的中心人物是六歌仙之一的在原业平，而当中的和歌又以他撰写的居多，占六分之一，另外多少还收入了在原业平的日记、歌作备忘录等，所以推断是以在原业平为主要作者，后人补笔而成；或说由平安朝初期的歌人以在原业平的歌稿为中心编成。另一说是歌人伊势御之作。还有一说认为出自《古今集》和《新撰和歌集》的撰者、歌人纪贯之的手笔。至今仍没有统一的说法。成篇年代也各说不一，一般认为是延喜之后，即约在十世纪初。无论有关作者的说法怎样地不一致，但物语的主要人物都与在原业平有关，在原业平是阿保亲王的第五王子，也称在五中将或在中将，所以《伊势物语》又称《在五物语》或《在五中将日记》。书名之由来，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因书中谈及伊势斋宫，或全书最重要的是叙述伊势斋宫的事；有的认为是因书中涉及伊势国之事；也有的认为是因为作者为女歌人伊势；更有的认为伊是女，势是男，正是男女故事，所以才称《伊势物语》。

这部物语是由一百二十五话、二百零六首和歌构成（也有的版本为二百零九首），每话相互联系不大，主要通过一个影射在原业平的“风流”、“好色”的男人，把每个小故事松散地贯穿起来，没有完整的统一的情节。写的是主人公举行初冠（日本古代贵族十一岁至十六岁时举行的成年仪式）、外出游猎，以及在宫廷内外的恋爱情事，一直到他临终赋诗感慨人生。书中反映的主要是男女间的爱情。其中有男女的纯真爱情、夫妇的恩爱，也有男人的偷情、女人的见异思迁，表现了风流的情怀，好色而不淫。也有对王朝的歌功颂德和对暮年的悲伤慨叹。有的地方注意到对社会生活，主要是贵族生活的描写，如皇帝行幸，高官宴饮；有的地方则是对景致的素描，以景托

情，也有个别地方写到了身分低微之人，如“在荒凉乡村里的美女”、“在农村耕作的人”、“身分卑贱的仆役”的生活，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喜怒哀乐的种种世相。以第三十九话为例。它描写一个富家公子爱上他母亲使唤的丫环，他父母认为这少女是卑贱之身，加以反对，公子没有一点反抗的勇气，少女更无力去抗争，最后少女被主人驱逐，公子悲伤不已。在阶级社会里，婚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描写社会地位不同的青年男女的简短的爱情小故事，不仅表现了纯洁的爱情，而且揭示了古代社会在婚姻问题上存在的不合理的门第制度。它显得没有一点批判的力量，而且最后是以回避矛盾来结束故事，但却表露出趋于没落的贵族的徬徨、孤独和不安的思想情绪，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贵族豪门和市井细民间的对立。

《落洼物语》是一个中篇物语，成书年代也没有定论，一般认为同《宇津保物语》同期，约莫在十世纪末。作者不详，据推测，是一个身份不太高的男子。

这部物语描写中纳言源忠赖的女儿受到继母的冷落，被迫住在一间低洼的屋子里，因而人们把她叫做“落洼”。落洼在家中备受虐待，只有侍女阿漕同情她，在阿漕和阿漕的丈夫——左近卫少将道赖的仆人带刀的帮助下，落洼认识了少将。少将真诚地爱着落洼，并娶她为妻，两人过着美满的生活。为此继母怀恨在心，对阿漕和带刀加以打击。另一方面，少将对中纳言一家进行种种无情的报复。源忠赖故去之后，继母被彻底整垮，最后少将等见继母略有悔悟便宽恕了她，对她加以庇护，从而清除了家庭的冲突。故事是围绕贵族家庭生活而展开的，其中写了恋爱故事，也写了人世的寡情和官场的角逐。但中心思想似乎是劝善惩恶和宣扬贵族家庭的道德伦理。比如落洼、阿漕、带刀以及少将的扬善避恶，都是带有警世的意味，具有一定的

哲理。作者甚至把少将描绘成“纵令皇帝许以公主，他也绝不接受”的人物，这显然是为了说明落洼的幸福，衬托继母虐待迫害落洼的失败。其他如描写典药助在继母的唆使下捉弄落洼，反过来少将等让一个呆子白面驹同继母的四女儿结婚来报复继母，以及托出落洼和少将婚后的荣华富贵等等，目的也是在于达到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思想。但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种贵族社会新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突出了忠于爱情的可贵精神。作者在书中无论是对落洼和少将之间交往的描述，还是对阿漕和带刀之关系的着墨，都没有写出他们或她们同别的异性的关系。作者如此处理，在一夫多妻制下的当时，可以说是逸出了常轨，这于其他作品是不多见的。所以有的日本文学评论家认为这部物语着意提倡“一夫一妻主义”也不无道理。

以上三部物语风格不同、题材迥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以往的一般文学作品，从单纯记神怪与写轶事的狭窄天地，引向了现实生活的广阔道路。它们揭露社会矛盾，歌颂进步理想，鞭挞落后思想。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尽管作者极力控制自己的思想与感情，尽量地将故事作纯客观的描写，我们从中还是不难看出它们所蕴含的暴露和批判的力量。虽然这种暴露和批判是不深刻的、无力的，但它在日本小说史上却是首创的，而且无疑是成功的。当然，这些作品除了程度不等地表现一定积极意义外，还含有一些不可忽视的消极因素，明显地杂有许多宿命、虚无、遁世、调和等等思想，比如《落洼物语》中少将和落洼最后同继母的言和，似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对在原业平的描述，也有粉饰他空虚无聊的生活的一面。作者们往往是让人物性格发展到顶点时，就以调和或者妥协来结束他们笔下的故事；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把贵族人物理想化。

尽管这三部作品受到时代的种种局限，但《竹取物语》以它对贵族的讪笑，《伊势物语》以它对现实世界的咏叹，《落洼物语》以它

对贵族婚姻制度及是非观念的评价，都做到发前人之所未发。因此它们从内容上、题材上和思想境界上，都为日本古典文学的发展，各自作出了贡献。

《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在日本小说的创作上有各自的艺术特色。它们不仅开辟了物语文学的道路，而且开创了古典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这三部物语问世之前，日本文学作品一般只是粗陈梗概，结构松散，人物形象不很鲜明，但这几部作品开始脱离了这种简陋的状态，注意到了曲折的情节、比较完整的结构以及人物性格的细腻描写，使之具备小说的规模。在古代小说形成之初，能够达到如此水平，是很不容易的，很有价值的。

其次，它们开始摆脱古代寓言、神话、史传的色彩而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描述，并具有一定的批判因素。如《竹取物语》全篇通过幻想反映现实的表现方法，亦即以非现实的故事题材，来描写现实的生活。“化生”、“升天”虽带着某种神奇性，但却显示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小说中出现的五个上层贵族在史书上至少有三人确有其真名实姓，而且所描绘的贵族求婚以及皇帝提亲之类，也是有一定现实生活基础的。《竹取》的故事来自许多民间传说的素材，原先只有一个简单的梗概，经过有意识的虚构，增加了生动的对话和细节的描写，让想象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驰骋，终于形成《竹取物语》这样一个故事，因此是可信的。如果说《竹取物语》还只是融合了寓言和志怪的表现手法，只具有讽刺文学的某些特点并带有一些志怪色彩的话，《落洼物语》则完全采取古典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如实地反映贵族生活的一角。继母虐待前妻子女的事在当时社会是一种普遍的生活现象和社会矛盾。作者捕捉这个问题

加以描述，已不是属于原来的生活记录，而是对生活作了更多的概括。

第三，它们开始注意人物的塑造，注意个性化，有了比较鲜明的形象。《竹取物语》虽然多少还留有古代传说点缀的痕迹，人物性格描写也不够充分，但它无论对伐竹翁和辉夜姬的描写或对五个贵公子和皇帝的刻画，都注意表现他们的心理和性格，特别是伐竹翁劝说辉夜姬入宫，皇帝给伐竹翁封官许愿等情节的描述，更是加深了伐竹翁、皇帝两人性格特征的色彩。《落洼物语》对继母、落洼、阿漕、带刀等几个主要人物，都赋予各自独特的个性，尤其对继母的描述更是如此。比如她虐待落洼时的狠毒心肠，受到少将报复时的悔恨交加，得到落洼、少将宽恕时的喜出望外，都刻画得入木三分。其他人物的性格，如落洼的温柔、阿漕的刚强、带刀的纯朴，都突出表现了他们的鲜明的个性，开始做到了人物形象描写中不可缺少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在故事情节和艺术结构上，这三部物语各有不同的特色，但也有相似之处。《竹取物语》分“化生”、“求婚”、“升天”三部分，《落洼物语》也有类似之处，由“虐待”、“报复”、“宽恕”三部分构成，都是按时间顺序，推动故事发展，将三段故事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记述。虽情节多变，但线索分明，始终围绕一条主线展开，随着主线的发展，逐步深入揭示人物之间的矛盾联系，并运用细节描写来强化人物的特征。同时它们又都是采取散文和韵文相配合的形式，以散文为主辅以少量和歌，以加强抒情的气氛。其中《落洼物语》几乎没有自然景物的描写，而且许多时候，是通过诗歌、书信和对话形式来叙述故事，甚至还用这些多变的手法来表述故事的环境和人物的性格。比如《落洼物语》开章就以落洼吟诵的两首诗——“忧患日增心郁结，人间何处可容身”和“愿

奴早日离尘世，忧患羁身不自由”——形象地表述了人世之无常和落注自身之不幸。《伊势物语》则是由一百二十五话组成，故事的描述和人物的刻画全赖于和歌，散文非常简洁，多者一话二三千字，少者二三十字，而且各话之间似相关又不相关，各有其不同内容。在表现方法上，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大多是通过诗歌表现，很少从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达。如第五十三话：

“从前有一个男子，咏一首诗送与一个无情的女子，  
诗曰：  
现世无由见，除非梦里逢。  
醒来襟袖湿，疑是露华浓。”

寥寥几笔把男子的痴心、女子的寡情表现得活灵活现。也有的用散文诗式的语言来描绘风光景物。简洁的散文配以诗歌，加浓了气氛。

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点是，在各种日本文学形式的交互影响下，运用了诗歌和散文结合、抒情与叙事结合的方法，对形成日本古典文学的特点之一——抒情性作出了贡献。当然，这三部作品诗与文各有侧重，从而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既有美妙的意境，也有细致的刻画，从美学价值的角度来看，也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文学作品的成就。

这三部物语文学作品的产生，无论从内容上或艺术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日本许多古典著作，包括诗歌、小说、戏曲，都模仿了《竹取物语》和《落洼物语》中“伐竹”和“虐子”的故事，以及《伊势物语》中男女恋爱的风采。它们一直影响到现代日本文学，比如从当代日本戏剧家木下顺二的《夕鹤》与《鹤妻》中，也可以找到《竹取物语》的影子。从艺术结构来说，日本

古典文学《源氏物语》就是继承了虚构物语和歌物语的传统，对物语的创作进行了探索和创新，把日本古典文学推向新的高峰的。可以说，这三部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唐月梅

1983 年 6 月

## 目录

|            |     |
|------------|-----|
| 竹取物语 ..... | 1   |
| 伊势物语 ..... | 37  |
| 落洼物语 ..... | 173 |

竹  
取  
物  
語

yp

wt

ti